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醋葫蘆 序

余嘗慨世之男子甘為婦人之行，而不能婦人其心。婦人以一夫終，外畏公議，內顧名行。男□色不謂淫，女過二便為辱。苦矣，身之女矣！吾身疇氏，而以人之顰笑為顰笑，顏和聲隨有奚愉？況乃所樂只爭是一線，一線之樂又寄於夫子。非色足以媚之，才足以制之，弗得也。一夫一婦，為歡幾何？中有生老病死，所去者半；聲問緣覺，所去者又半；飲食息起，所去者半；悲歡離合，所去者又半之半。總令美滿百秋，括計不過數載。若乃複雜以僻邪，媚乎外室，青樓放足，屈招宇禁，涕泗交橫，婦人又烏能不妒？故歸人之心真。至於而真，更無漏其一種志忑齒間齟齬齷齪，無可奈何之哀。將為賢婦，又恐割愛；將為妒婦，又惜名稱，至事勢臨頭，腴顏不顧。譬茲醋國，扇乃牝風陰氛，彌填區寓，陽明遂失堅剛。縱橫在我，笑罵繇他。唯雖不愛名，甘任不肖，■可悼矣。令天下親友臣子，以茲為心，則三王無難四，五帝無難六。弑父弑君，不載《春秋》；別足按劍，不載《列傳》。不復有商周，安知有末流乎？奈何孤矯之僻，獨鍾婦人，勞辭彥唏，虛費筆墨。扼腕哉！前有《獅吼》，繼有《怕婆》，而伏雌教主今又為之昌明其說，男子閱之，喜斯悅矣；妾婦聞之，能不自毀其葫蘆中之一滴？不乃若都飄飄肆毒，冷姐生奸，即□生妒婦，亦當拔劍而起，斬斷妒根，為莽男兒開方便法門，頓一面之網，普無生之福。因以露灑楊枝，蓮開並蒂，則世之獲福，不即多乎！茲集雖足繪妒，實以救世矣。諸凡甘婆心而稔怕婆者，虔請一卷，迎二三高衲，對其乃正，焚香恭誦，禮拜懺悔，不必白面玉皇、黑臉閻老，旃檀香橫，法界花飛，有妒無妒，一時同超醋海。

筆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題

說原

都氏者，言天下之婦人，都如是也。婦人秉陰霾之性，習狐媚之妝，能竊男子之意旨以為用；男子墮落其中，至死不覺。

亙古及今，以及蠻貊，無不皆然，故曰都也。雖然，情不足以聯其夫，不得妒；才不足以凌其夫，不能妒；智淺不足以駕馭其夫，雖欲妒，夫亦不受其妒。試觀都氏舉止，其才情智識，自是太原異人。孔明以巾幗遺仲達，退丈夫為女子。余讀《怕婆經》，進女子為大丈夫。世有都氏，吾願事以箕帚。

成珪者，成規也。言天下之男子，未有不怕婆而能為丈夫，如公輸不能拙規矩而成方圓。不怕則爭，爭則不和。夫婦不和，天地隨之愆尤。蓋怕之道，精言之為柔，直言之則為怕。然則，怕婆又何必為丈夫諱？揭一種新花樣，定萬世大規模，孰是慧男子，乘成規而善用之？

三握之吐，姬旦負戾之周；七擒七縱，諸葛簿代之智。悍婦不殊強虜，非智寧能馭伏；保孤無異幼主，不週惡乎能全？

鞠躬盡瘁，以忠臣行。良臣之心，任怨任勞，以巧人甘拙人之事。斯其為周智也。

颯者，何犬之類也！以繼子而作難，何異瘋犬？天下之生乎一體而懷二者，冷著甚矣。故冷姐繼都飄而得矣。

且笑廣主人識